



四庫

全書

第七八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吳瞻泰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牛稔文

謄錄監生<sub>臣</sub>趙賓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演義

詩類

提要

<sub>臣</sub>等謹案詩演義十五卷明梁寅撰寅字孟

敬新喻人元末屢舉不第辟集慶路儒學訓

導居二年以親老辭歸洪武初徵天下名儒

考定禮樂寅與馬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

病辭退居石門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准

欽定四庫全書

詩類

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為名前有自序

云此書為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

之義理以達其義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

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

學主于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

未與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注曰未見此

本至小雅若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已有一

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為未確蓋彙尊未記

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訛異其亦有由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演義原序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為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初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為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

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壹遵程朱之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為何人所指為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傳之或簡畧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

論者為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啓其鑿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抵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老言之或傳也非至幸者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凡例

詩演義之作本以申朱子集傳之義非敢違異間有他說可取必先引用義而他說附之其後

詩傳於每篇之後各揭篇名云篇凡幾章章凡幾句蓋因其舊今於各篇之首先揭篇名舊序是者用之其非者皆以詩傳大意為篇之小序

詩中鳥獸草木之名吾夫子以為可資多識今以韻會編攷而詳注之其中雖未必一一可信姑並存之以

廣異聞

凡詩經之正音叶音一依詩傳今不重出間有難字直音其下以便初學

傳中或引先儒格言或朱子自立論精粹者於演義中仍全段引之庶讀者可入心熟記

傳以一章之訓詁聚為一處凡者也等字多省之初學者或難於成誦今於一章之後引經一句或二句先釋字義後明一句之旨凡者也等字不厭其多庶成

章而便於誦

凡詩之語句有重出者傳既釋之於前則後之重出者但云義見某篇初學者或檢尋費力今於重出之句皆仍注釋之但詳略或異

明道先生言詩未嘗章解句釋其談詩不下一字訓詁

只轉却一兩字點平撮念過便教人省悟傳中有略

處蓋程子之意然經有語句難解處亦須詳解雖非

善言詩亦初學之便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凡詩精微處言及性命之旨德行之要必詳說之一依

程朱之言或有師其意不師其辭下語恐差卓識之

士必有以正其失者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一

明 梁寅 撰

國風周南

國風者何也曰以其為侯國民間之歌謠誦之者足以使人感動如風之能動於物也始於周南召南何也曰周南召南風之正者也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教化遠及風俗丕變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漸乎此風之所以為正也其以周召言之何也曰文王分命周公召公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召公之自陝以西召公召公之故其詩得之東南者屬之周公得之西南者屬之召公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之詩不及於周公何也曰周公者文王之子佐治於內者也故以其功為文王之功統於尊也召公者同姓之臣佐治於外者也故功在於民民稱而美之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其皆以南言之何也曰文王都豐天

下歸之者荆揚雍豫徐梁凡六州地皆在國都之南  
故王化自北而南也詩美文王之化而關雎言后妃  
鶉巢言夫人何也曰古者天子治外王后治內天下  
之治正家為先故美文王而以后妃言之所以明齊  
家之效也

關雎

舊序曰美后妃之德也傳曰乃深以見文王之德也  
蓋文王之興雖由內助大姒者固聖女然妻道無成  
豈得專美故此篇者乃宮中之人於大姒始至美其  
賢德以見相成之道而亦以見王化之基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法五

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之六義風雅頌曰三經賦比興曰三緯凡興者先  
託於物而後言所詠之事也雎鳩者水鳥如鳧鶩之  
狀謂之王雎有定偶而常並遊毛傳以為摯而有別  
摯者情之深至故不見其四處別者能有分別故不  
見其乘居水之大者北方曰河南方曰江湖則江河

皆有之蓋水中可居之地也雎鳩之鳴在於河洲雎  
雄相應關關其和故宮人因大姒之至以之起興言  
淑善之女得配君子其德性之美亦若雎鳩也窈窕  
者德之深密異於輕薄一云窈窕者幽閒也好逑謂  
夫婦相稱為匹偶之善者也常人之夫婦恩勝則虧  
義義勝則少恩以窈窕之淑女為君子之善匹則同  
德相好恩義兼存其為生民之父母如天地為萬物  
之父母此肅雍之化所以為不可及者歟

欽定四庫全書

詩法五

四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菜一名接余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色  
紫赤圓徑寸餘浮於水面其莖細而亂生故以參差  
言之也左右流之言或左或右流轉而求之也寤寐  
求之言或寤或寐無時而忘也思服常在懷抱也悠  
哉悠哉思之長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笔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者擇而取之也笔者然而薦之也内則注云笔謂菜釀疏云用菜雜肉為羹也琴瑟友之小者友之言相親愛也鐘鼓樂之大者樂之言歡愛之至也

葛覃

后妃既成締綌而自賦其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欽定四庫全書

三章皆賦也賦者分布之義詩之為賦謂敷布其事

而直言之也初夏之時葛蔓覃延徧于谷中萋萋然茂盛而黃鳥飛翔集叢木之上喈喈其和聲采葛斯時亦云樂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獲為締為綌服之無歌

刈之乃煮之煮之乃理之精者謂之締粗者謂之綌服之無歌歌者厭也傳曰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所以誠心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漣我衣害漣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女師也古者貴家之女必以婦之賢淑者為之師稱之曰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女既嫁則姆隨之為姆者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者也此章言締綌成矣后妃乃告師氏使之告于君子將歸問父母之安寧也私者褻服也則將煩擱之以去其舊

欽定四庫全書

染之汙焉衣者禮服也禮服無垢汙則濯漣之焉問于師何者所當漣何者不必漣見其敬也傳曰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卷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因采卷耳而思念之故自賦其事以見其志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四章皆賦也卷耳一謂之采耳即今之蒼耳草葉似  
鼠耳叢生如盤今人麴糵中多用之卷耳之采必有  
所用乃婦人之職也采之未盈頃歎之筐而思念君  
子寘之大道之傍乃情思之發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者山高不可越也虺隤者馬病不能進也於此  
則且酌金罍之酒以消其憂庶不至永念蓋欲往從  
之而知其不可是其發乎情者竟能止於禮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卷九

五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我馬玄黃玄馬而黃也馬病極故色變兕觥以野牛  
角為酒杯也永傷者懷之深則悲矣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馬瘠僕痡馬與人俱病也義不可往  
從君子故託言僕馬之病既不能往從將如之何哉  
惟嗟嘆以紓其憤懣而已

樛木

后妃能逮下無嫉妬之心故衆妾作是詩以稱頌之  
南有樛木葛藟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三章皆興也葛藟二物本草云藟一名千秋藟一名  
藟無蔓延木上葉似蒲萄而小託興於木之下曲而  
葛藟上縈以美后妃有逮下之德宜享福祿而安其  
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葛藟縈繫於木而曰荒之者蓋比覆之意將者扶助  
也以貴而居賤之上安榮長久是福祿扶助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卷九

五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成就也

螽斯

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是為比焉

螽斯羽詵詵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三章皆比也凡比者以彼之物而比此之人也螽斯  
蝗屬長而青且小以其至冬而終故曰螽斯者語辭

如云齋斯鹿斯也。齋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或云生八十一子。言齋斯之羽訖訖和集宜其子。孫振振然盛多。爾者指齋斯而言。非謂后妃也。后妃不妬忌德之厚也。其子孫衆多福之盛也。有是德則有是福矣。

齋斯羽覺覺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覺覺羣飛聲繩繩不絕之意

齋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螻螻兮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揖揖言其多而若會聚也。螻螻言其聚而若螻蟻也。

桃夭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入美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三章皆興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桃之有華正昏姻時也。故以之起興。言是子之嫁必宜其室家矣。男以

女為室女以男為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實則實然而多也。桃葉則蓂蓂而盛也。於是之時亦可昏姻。又不獨有華之時為宜也。貴及時而已。家人者一家之人言無不和順也。

兔置

文王之世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亦皆可用。是詩所以美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肅肅兔置。極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兔置乃實事。因之以起興也。置者兔網也。極。通擊也。擊小木釘地以設置也。兔之置則肅肅然其整木之擊則丁丁然其聲。故因曰此赳赳然武勇之夫。豈非公侯之干城乎。盾謂之干。壘謂之城。皆捍外而衛內者。夫五兵之用雖盛。時有所不免。而武勇之士唯明君能以義而用之。是則赳赳之武夫宜不棄於大王之世也。

肅肅免置施于中遠赴武夫公侯好仇

遠者路也施者設置也好遠善匹也謂之公侯善匹則能為之任事凡國之庶務皆可付託又優於武勇者矣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腹心者同心同德之臣凡大謀大議皆可諮訪又優於徒能任事者矣

采芎

欽定四庫全書

婦人無事相與采采芎而賦之也

采采芎芎薄言采采芎芎薄言有之

采芎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服之令人有子或曰其子治難產薄者語辭猶聊也

采采芎芎薄言採之采采芎芎薄言將之

採者拾也將者取其子也

采采芎芎薄言結之采采芎芎薄言澗之

結者執其衽也澗者扱其衽於帶間

漢廣

文王之化行於江漢之間有以變其淫俗其出遊之女容貌端莊人望而敬故美之以是詩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三章皆興而比也江漢之俗甚好遊如樂府大堤曲可見四思字皆語辭也言木之高也不可休其下女之遊也不可干近之此則興也泳者潛行水中也方

欽定四庫全書

者桴也連木為牌而乘之渡水也言漢水之廣不可

潛行以過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桴以渡之此則比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起也錯者雜也楚即荆也小木叢生刈之以

為薪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所謂發

乎情也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所

謂止乎禮義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萋蒿生水澤中莖葉似艾其始生數寸可為菜高而乾枯可刈以為薪駒謂馬之一二歲者

汝墳

汝旁之國先放文王之化其民猶以文王之命供紂役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賦以見志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三

前二章賦也大防曰墳條枝也枚幹也惄者飢意調重也言君子未歸之時循汝水之墳伐其樹枝及幹以為薪其思望之切惄然如重飢有所不能堪忍也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木斲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而曰不我遐棄知其前時之未歸非夫婦之恩薄也迫於王事有所不得已

焉爾

鱓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鱓魚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者赤也魚勞則尾赤鱓魚白頰尾比其夫之勞於役也王室如燬言紂之酷暴也父母邇言文王如父母望之甚近故雖勞不怨也或謂父母在家甚近不可懈於王事而貽親之憂亦通

麟之趾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子孫宗族無不仁厚故詩人托興於麟以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三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三章皆興也麟者毛蟲之長膺身牛尾蹄圓如馬蹄一角在鼻上角端有肉其色黃王者至仁則出趾者足也振振仁厚貌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蓋物中之秀異者也人之與物其形之成皆天地之氣也然為人者氣正而通為物者氣偏而塞故人則有知覺有德性物則知覺雖有德性乃昧為麟者德性獨能與人同其為王者之瑞宜也詩人以麟之趾興公

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  
其子亦仁厚于嗟者嘆美之辭嘆息之深也贊美之  
至言公子之仁厚是即麟矣何必麟之出于郊然後  
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者額也有額而不以抵觸則額亦仁厚也公姓者  
公之孫也孫者子之所生故禮稱子孫曰子姓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麟之角端有肉正義曰有角示威有肉示不用角之  
不用亦不以抵觸則角亦仁厚也公族者有服之親  
也五服之親謂同高祖以下按麟趾之詩乃家齊之  
效子至親也孫疏於子矣族又疏於孫矣而皆化於  
善焉推之以治國而國治又推之以平天下而天下  
平所謂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惟文王乎

召南

召公奭初封于召在邳州之境其封于燕者又滅殷

之後所封也周公治陝以東其南為江漢之地漢唐  
之詩可見也召公治陝以西其南為岷沱之地江有  
沱之詩可見也

鵲巢

諸侯承文王之化能修身齊家夫人亦承后妃之化  
能率其妻媵是詩美之猶周南之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章皆興也鵲為巢知太歲所在故背太歲向太乙  
巢取木杪之枝不取其墮地者故謂之乾鵲鳩性拙  
不能為巢有居鵲巢中者如鴉鳩是也之子者此女  
也指諸侯之夫人方來嫁者也御者迎也諸侯之女  
嫁諸侯於其送其迎車皆百兩既出尊貴妻媵衆多  
故以鵲巢鳩居起興而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之言並也故並兩舟為方舟此言鳩與鵲並居巢中  
也將送也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謂妾媵之多也成者成其禮也

采繁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故

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采繁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三章皆賦也繁白蒿言于沼汙采之蓋采之於其傍

地非水菜也夫人親采繁以見其敬公侯之事謂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祀也

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澗中亦謂水旁宮者宗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被與髮同又謂之鬢蓋今之假髻也僮僮竦敬也祁

祁舒遲也祭儀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一日繁者白蒿可以生蕨

曰宮曰在公乃公桑蠶室亦或然爾

草蟲

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婦人感物思其君子故賦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三章皆賦也草蟲阜螽二物相似皆蝗屬嘒嘒聲也

趨趨躍之狀也蟲鳴於秋寒氣將至故因之傷感詩

蓋未見時作言思之而憂必待既見而後喜降者下

也喜而其心釋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初生無葉可食又曰鼈者初生時似鼈脚故以名

之也采蕨為蔬又因以望君子之歸也悒悒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類於蕨者一云野菜類豌豆葉者亦謂之薇我心

則夷言憂之消釋而心氣和平也

采蘋

大夫妻能奉祭祀故其家人欲其事以美之也

子以采蘋南澗之濱子以采藻于彼行潦

三章皆賦也蘋者水上浮萍又謂之藻至秋而葉紫

色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藻者聚藻莖如釵股

葉如蓬蒿生不出水蘋藻皆非美菜而采以供祭者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交神明之義也蘋生水上而

取之澗濱藻生清水而取之行潦叶韻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子以盛之維筐及筥子以湘之維錡及釜

盛貯也以竹織器方者曰筐圓者曰筥湘煮也以鐵

錡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

子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之以蘋藻薦之也宗室大宗廟中之室也禮有大

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凡小宗之祭

必於大宗家廟也牖下者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凡廟

制門堂皆南向而室中設祭則太祖東向故西南隅

曰奧為最尊之所神位在北牖下而南向者謂之昭

在南牖下而北向者謂之穆齊者敬也禮主婦主薦

豆少而能敬見其質美而亦化之然與

甘棠

召伯循行南園以布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

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三章皆賦也蔽芾茂盛也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

者為杜草木疏云棠今棠梨也梨可食故名甘棠剪

者翦其枝葉伐者伐其條幹爰舍止也大臣宣君上

之德布豈弟之政因樹木之存有無窮之思非文王

之臣孰能至於此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憇

召伯所說

勿斨折之則非特勿伐勿拜屈之則非特勿斨愛惜

之愈久而愈至也爰之為止憇之為息說之為舍其

義皆同言暫止於此猶愛其樹而不能忘則其德澤之在人心豈不與樹俱存而俱久乎觀其樹思其人懷其惠其愛慕之至乃斯民良心之自然有不容於已者也

行露

南國遵名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淫俗既革貞女賦詩以見志焉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賦也女子而早夜獨行或為強暴所侵陵故曰露之厭浥也豈不欲早夜而行乎但恐多露之沾濡耳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雀鼠皆害人之物故以為強暴之喻若曰雀本無角也而乃穿我屋乎爾求為室家之禮無有也而何為名致我於獄乎爾致我於獄而禮未嘗有安能從女子乎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名致於訟亦不從之志操之堅也

羔羊

南國之人美其大夫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三章皆賦也羔羊小羊也以羊皮為裘大夫燕居之

服也五純者裘五處之縫也嚴氏曰以絲素為組組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於五處純縫而飾之組者以五絲絲為之薄潤為組似繩為組退食自公退朝而食於家自公門出也委蛇委蛇言其從容順禮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緘者縫之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五總義與五純五緘同

殷其雷